



莫泊桑

但尼林 著

上海文艺出版社

5.65

7

莫泊桑

〔苏〕但尼林 著

夜澄 译

上海文艺出版社

1959

Ю. Давидов
Творчество Мопассана

本书根据 Гиде Мопассан, Полное Собрание Сочинений
Том Первый (Гослитиздат) 1958 年版本译出

莫 泊 桑

原著者 (苏) 但 尼 林
翻译者 夜 澄

上海文艺出版社

上海康平路 155 号

上海市书刊出版业营业许可証出 094 号

大众文化印刷厂印刷 新华书店上海发行所发行

*

开本: 787×1092 耗 1/32 印张: 1 13/16 插页: 1 字数: 34,000

1959 年 12 月第 1 版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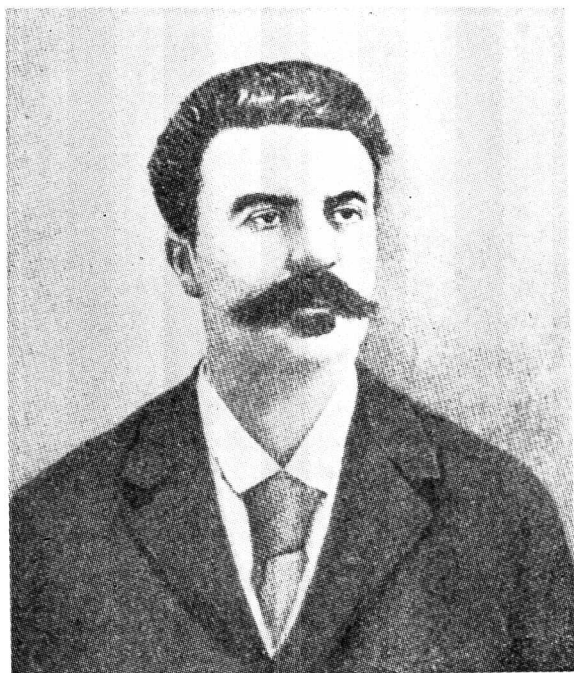
1959 年 12 月第 1 次印刷 印数: 1—11,000 册

统一书号: 10078·1210

定价: (九) 0.20 元

內 容 提 要

莫泊桑是十九世紀歐洲文壇的最偉大的現實主義作家之一。他從寫羊脂球開始，便充滿了強烈的愛國主義，把上層階級在強敵壓境時的自私懦怯跟一般老百姓的頑強不屈作了鮮明的對照。他揭露了資本主義社會中賣身求榮的“漂亮朋友”的真面目，他細致而具體地描寫了普通人民的純潔感情、戀愛、家庭關係等在這腐敗社會中怎樣變得畸形化起來。本書分析了莫泊桑一生的矛盾的道路，說明莫泊桑在資本主義勢力的眾寡懸殊的鬥爭中，~~他漸漸~~變得有些悲觀，但是他作品里的健康爽朗的和致敵人死命的笑却始終沒有削弱和消失過。本書尤其着重分析了他的創作方法的特色，說明儘管他早期受到自然主義與客觀主義的一些影響以及他晚年與頹廢主義以及神秘主義的一些痛苦的糾葛，他仍然捍衛了現實主義的基本原則。對於我們理解莫泊桑和他的著作，本書是一本很好的參考讀物。



莫 泊 桑

十九世紀歐洲批判現實主義偉大代表之一，法國作家莫泊桑（一八五〇至一八九三年）是屬於蘇聯讀者所愛好的語言藝術大師之列的。

屠格涅夫最早把他介紹給俄羅斯讀者，認為莫泊桑是八十年代初法國文壇的最卓越的天才。托爾斯泰也熱愛莫泊桑，寫過關於他的長篇文章。契訶夫、高爾基、蒲寧、庫普林，在不同程度和不同方面都是這位法國作家的崇拜者，他們把他的藝術真誠和非凡技巧看得很高。

莫泊桑開玩笑地說：“我象流星一樣進入文壇”。事實上，他是在發表了羊脂球之後的第二天一變而為名人的。但是只有在不明他內情的时候，奇蹟才繼續成為奇蹟：因為莫泊桑在一舉成名之前，他對文學藝術曾有过長期而頑強的練習。

生活環境對他能成為一個作家這一點是非常有利的。他的家庭醉心於藝術。莫泊桑的母親熱愛文學，並且能夠細致入微地品評文學；她是詩人和小說家阿弗萊特·勒·

普阿脫文（一八一六至一八四八年）的姊姊，而普阿脫文則是著名的法國作家居斯塔夫·福樓拜的青年期的朋友，所以她也跟福樓拜熟悉並且崇拜福樓拜的天才。她竭力要加深兒子對文學的覺醒的嗜好（莫泊桑從十三歲起開始寫詩），就指導孩子的閱讀，並且小心地保存着寫有他最初的詩作的練習簿。而往後，當她的兒子成為作家的時候，她仍舊是他的文學顧問、批評者和助手，並且給了他許多寫短篇小說的題材。

當莫泊桑在盧昂中學學習的時候，他的教師之一是帕那斯派詩人①路易·布耶（Louis Bouillet，一八二二至一八六九年）。在莫泊桑的詩的習作里察覺到才能的火花後，布耶就成為他的最初的文學教師，孜孜不倦地竭力設法提示這位青年人：藝術領域的工作需要偉大的勞動、耐心、埋頭苦幹的精神和掌握文學技巧的規律。布耶和住在盧昂近郊的福樓拜交好，有時把自己的學生領到福樓拜那里，於是兩位作家就傾聽他的詩作，注意地分析它們，給他提意見。

在七十年代，福樓拜成為莫泊桑文學上的導師。他讀了那時還繼續寫着詩的莫泊桑的最初的作品後，說道：“我不知道你有沒有才氣。在你帶給我的東西里面表明有某些聰明，但是青年人，你永遠不要忘記，照布封②的說法，才氣

① 法國資產階級詩人團體，一八六六年成立於巴黎。——譯者注

② 布封——法國偉大的博物學家、作家，一七〇七年生，一七八八年死，——譯者注

就是长期的坚持不懈，你努力干罢”。

莫泊桑遵守这个劝告，不停手地工作着，他写诗歌、喜剧、最初的中篇小说和短篇小说，甚至写浪漫主义式的剧本。苛严的老师几乎把一切都认为废品，并且禁止他发表。福楼拜对自己的学生愈来愈关切，他的愿望是使莫泊桑养成对文学的深刻尊敬、理解它的任务、对自己创作有高度的要求。

福楼拜，这位批判现实主义的代表竭力要把自己的描写现实的艺术方法传授给莫泊桑。同时福楼拜要求他的门生具有发达而敏锐的观察力，善于按照自己的方式，按照新的方式观察生活现象，并且从那种特殊的、特征的方面把它们表现出来，这种方面是他以前谁都还没有在艺术上注意到过的。

福楼拜说：“当你走过一位坐在自家店门前的杂货商面前，走过一位吸着烟斗的守门人面前……的时候，请你给我描画出这杂货商和这守门人，他们的姿态，他们的全部的身体外貌，包括象用画家的手腕，要请你在其中能传达出他们全部的精神本性，以便我不至于把他们和任何别的杂货商人、任何别的守门人混同起来”。

除了观察力和注意地洞察所描绘的事物的本质外，福楼拜还要求莫泊桑能善于精细地和真实地描写所见到的东西，替这寻求准确的而不是近似的字眼。莫泊桑转达他的训导说：“你所谈到的任何事物，都只有一个名词来称呼，只有一个动词来标志它的行动，只有一个形容词来形容它。因此就应该去找寻到迄今还没有找到的这个名词、这个动词

和这个形容词，而决不应满足于近似的，决不应利用蒙混，甚至是高明的蒙混手法，不要利用語言的戏法来逃避困难”。

莫泊桑并不是把一篇文章献给了福楼拜的创作、他的文学观点和训示以及这个終身不懈的劳动者的整个迷人的品格的；就这方面而說，他跟他老师的通信也是非常有价值的。单是福楼拜要求的治学之严便足以使他的听话而又有才能的弟子成为出众的现实主义作家了。但是莫泊桑得到少见的幸运还遇到另一位偉大的老师——屠格涅夫。

屠格涅夫在法国住了好久，他特別接近福楼拜。屠格涅夫在五十到七十年代的全体法国文学家中間把福楼拜另眼看待，贊揚他的技巧和他的不倦的创作劳动，甚至把他的某些短篇小说譯成俄文。福楼拜从他那方面，也极为重視这位俄罗斯作家的作品、他的博学多識、他的艺术造詣的深广。

象福楼拜一样，屠格涅夫对莫泊桑非常有好感，用忠告来帮助他，审讀过他的手稿。他們最接近的时期是在福楼拜死后，屠格涅夫的晚年，即一八八一至一八八三年。在这时期，莫泊桑已經发表了許多作品，但是經濟上还是极为拮据。屠格涅夫把他跟俄国的杂志欧洲消息接上关系，促成在这个杂志上登載出他作品最初的譯文，热烈地祝賀他的长篇小說她的一生。

莫泊桑把“虛无主义一詞的发明者”和“伊凡·屠格涅夫的生平”那些論文献給屠格涅夫，并且不止一次地在他別的作品里提到他。通过屠格涅夫的媒介，莫泊桑認識并且

爱上了普希金、莱蒙托夫、果戈理、列夫·托尔斯泰①、迦尔洵等的作品，并且接受了俄国古典文学的許多最有名的影响。象他所写的那样，俄罗斯文学的大胆的真实性加强了莫泊桑的决心去描写“那种生活在大地上的人所不知道或者装做不知道的无情的、可怕的神圣的真实”。俄罗斯文学的民主主义的人道主义，在莫泊桑身上促进了对普通人，对人民的爱的的发展。莫泊桑极为重视屠格涅夫的猎人日记，并且赞赏父与子，他在这部长篇小说里特别指出屠格涅夫所固有的现实主义的预见才能。

但是莫泊桑把屠格涅夫的小说艺术看得比什么都高，这种小说艺术的规律是他努力去理解和掌握的：“作为心理学家、生理学家和头等的艺术家，他（屠格涅夫——著者）善于在几页之间提供完善的作品，神妙地部署环境，创造出活生生的、可触摸到的和动人的形象，以总共不多的这样轻快和熟练的几笔便把它们勾勒出来了，以至很难理解，怎么

- ① 莫泊桑崇拜托尔斯泰的天才。П·В·鲍鲍莱金在他的回忆录中指出：“……这个福楼拜的学生，他精神上的门徒，是最早（在法国作家中间——作者注）承认俄罗斯作家是自己榜样的一人：起先是屠格涅夫，不久之后是托尔斯泰，当在巴黎出版了战争与和平的最初的法文译本……莫泊桑对我并且大概还有许多其他人都经常重复说过这样的话：“我们大家都应该学习托尔斯泰伯爵，战争与和平的作者。”（П·鲍鲍莱金：世界的首都，莫斯科，一九一一年，第一九六页）莫泊桑读到托尔斯泰的中篇小说伊凡·伊里奇之死已经是在创作道路的末尾，他说：“我见到我的一切活动都毫无意义，而我的十卷书也算不了什么。”（文学遗产，三十七到三十八卷，莫斯科，一九三九年，第四四七页）

能够以看来这样简单的手法就得到类似的真实性。隐藏在事物本质里面的深刻悲哀，象一小片愁云似的，从这些短短故事的每一篇里散出来。他作品里流露出来的气氛总是可以察觉得到的：它使头脑充满了严峻的痛苦的思索，并且甚至使心肺饱和了奇妙的和独特的芬芳……”

在把屠格涅夫称为“俄罗斯文学的最伟大的天才之一”时，永远憎恨军国主义的莫泊桑补充说：“对于自己的祖国说来，象他那样的人要比俾斯麦之流所做的事情要多：他们赢得了全世界一切可贵的才智之士的爱”。

莫泊桑把他的最初的书，即诗集（一八八〇年），献给了福楼拜，而把最初的短篇小说集戴家楼①（一八八一年）献给了屠格涅夫。他以这些献礼，好象证明对自己心爱老师的同等的感激。

二

在莫泊桑的创作道路中，作者的悲观情绪愈来愈具深刻而尖锐的形式。

莫泊桑的悲观主义是由这位人道主义作家对资产阶级现实的深恶痛绝、而同时又意识到跟现存事物秩序的斗争中自己的无能为力所决定的。莫泊桑是资产阶级文明及其贫乏、卑劣、不人道的始终不渝的，不调和的热情的否定者。他写道：“我们生活在资产阶级社会中，这种社会是可怕地

① 一译戴里叶太太的媚药。——译者注

平庸和胆怯。或許，还从来没有过这样的目光如豆和殘酷不仁”。莫泊桑經常指出：絕大多數的人在資產階級制度下是怎样无限地不幸，他們被“醜惡的偏見、比罪行本身还更令人厌恶的关于名誉的口是心非的理解、堆积如山的偽善感情、装模作样的体面、可恨的功名心所压迫，俘虏和毀損”。

七十年代法国的历史事变只有助长莫泊桑悲觀主义观点的发展。一八七〇至一八七一年战争时期法国的失敗，葬送了他的关于法国武器无敌的幼稚幻想。巴黎公社失敗后的暗无天日的資產階級反动时期，只有使莫泊桑深信：統治階級完全不能领导国家。

在七十年代，法国共和制度的存在純然是有名无实并且系于千鈞一发之間；巴黎公社的創子手梯也耳宣称：“共和国将是保守的，或者它将根本不存在”。共和国是这样的保守，以致法国在这个时期应份地博得“沒有共和主义者的共和国”的綽号。存在着的保皇党，在教权集团方面的积极支持下，两次（在一八七三年和一八七七年）企图在法国恢复皇权；这些企图引起了莫泊桑的极大憤慨。

在一八七七年十二月十日致福樓拜的信里，他因此对第三共和国的总統馬克·麦洪“罪恶的愚行”表示了极端的憤怒，馬克·麦洪“掠夺穷人（唯一始終被掠夺的），制止国内的一切脑力工作，使温和的人变成冷酷无情，煽动同胞从事国内战争”。但是使莫泊桑感到憤慨的，不但有法国的統治者，并且还有那些由于巴黎公社而吓坏了的和凶狠起来的社会上层，他們指望恢复君主政体来获得平靜。莫泊桑

在这封信里接着写下去：“我要求消灭统治阶级——这一伙漂亮的昏庸老爷，他们在叫做优秀社会这个虔诚的愚蠢老娼妓的裙子里翻寻。不错，现在我发现九三年^①是温和的，九月党人是好心肠的，馬拉是羊，丹东是无罪的家兔，而罗伯斯比尔是鸽子，在老的统治阶级现在继续是象当时那样不讲理性的条件下，那么现在就应该象当时那样消灭统治阶级，并且把漂亮的白痴老爷跟他们的漂亮荡妇一起淹死”。

不应该认为，莫泊桑的诸如此类的尖锐抗议，是仅仅由七十年代保皇党集团的反动阴谋诡计所引起的。不。在七、八十年代之交，第三共和国的制度巩固起来，由甘必大所领导的资产阶级共和党人机会主义分子上台执政的时候，莫泊桑的悲观主义情绪和他对社会的不满更形尖锐起来。八十年代共和党人机会主义分子的活动，深深地凌辱了这位作家的爱国主义情感，引起他对自己祖国的命运的真正不安。

这些法国的新的统治者是跟资产阶级血肉相关的，而对莫泊桑说来，资产阶级是这样的可恨，使得他对全人类都起了反感。莫泊桑当说到现代“文明”人的令人失望的面貌时，指的正是资产阶级。“人，平庸的人，富裕、有名望、可尊敬、被人重视而又自满自足的——他什么也不知道，什么也不理解，但是却盛气凌人地谈理智”。莫泊桑在他的同时代人身上见到琐屑、庸俗、被矛盾所分裂的本质，而他对人

① 指法国一七九三年的革命。——译者注

的怜悯不时带着輕蔑的調子，因为他那种认为现代人微不足道和毫无价值的思想十分固执。

但是莫泊桑可悲的不幸在于：当他尖銳而热情地批評資產階級社会的时候，他本人却仍旧留在这个社会的立場上，而且，無論他如何努力要找寻脱离这种境地的出路，他却始終找不着。他一生都苦于渴望，苦于一个人道主义艺术家的强烈渴望，渴望有价值的人，渴望有力的性格，渴望那种使人超拔出資產階級现实的醜陋之上的偉大和美丽的东西。他有时在人的感情的力量上，在人对荣誉的观念上，在他对祖国土地的爱和对它敌人的憎恨的力量上找到这种偉大的东西。在他的一些短篇小說里，我們可以遇到貫徹始終的勇敢的性格，表明着人的感情的美，并且以自己的完善使作者神往（遺囑、克羅歇、旅途、幸福、米隆老爹、馬爾丹的女兒等）。莫泊桑多半是在人民的环境中找到这种性格，而这并不是偶然的：只有人民的环境，正象他所看到的那样，抗拒着資產階級制度那种使人变为畸形的影响，才保存了自己的人性和精神上的健康。莫泊桑在描写周圍现实的时候，正象讀者后来所发现的那样，不时表达了純人民的观点，接近了人民的智慧，而这也是他替自己对当时社会的批評找寻支柱的本能的嘗試。但是莫泊桑还在受福樓拜教育时便接受的深刻的社会怀疑主义以及他关于人类一切努力徒劳无功的意志沮丧的观念，最后妨碍他信任人民是現存社会关系可能的改造者。莫泊桑远远地站在革命斗争之外，对革命的目标抱着漠不关心态度①，因此当他怀着嫌恶和憎恨去揭露醜恶的資產階級的生活方式的时候，他仍旧

只是一个孤独的抗議者，只是这同一个資產階級社会的逆子貳臣。

莫泊桑观点中的矛盾，也表現在他对当时流行的实证主义哲学的态度上，这种哲学在巴黎公社失敗后在法国特別加强起来。这种反动学說的代表者宣称：艺术應該是不問政治的，因为它的主要任务，是把人的生理“規律”当作好象是人的唯一永恒不变而又具有特征的性質来描写。实证主义不断反复說着人的生理上和智能上的缺陷，好象人的活动仅由他的不受理智所控制的固有的本能来决定；由此作出結論說，革命是帶毁灭性的和徒劳无益的，在这种革命中，人的盲目的和破坏性的本能仿佛找到自己的表現，因为他是可怜而又渺不足道的，在社会生活中絲毫也不能改善自己的。

莫泊桑不同意实证主义的許多原理，并且跟它們斗争着。例如，他完全不認為，人的生理原素对他的智能上的原素永远占着統治地位。在他的观念中存在着古代、文艺复兴的时代，——那时人在生理上和精神上是和諧的，那时人身上有过审美的感情。他指明，例如，在十八世紀有过类似

-
- ① 現时，当莫泊桑的隨笔、文章、书簡、札記还没有完全发表之前，还不能充分准确地判断他对他那时最偉大的革命事件——巴黎公社的态度。在莫泊桑的某些隨笔里可以遇到对三月十八日革命的草率的否定批評，并且在一八八〇到一八八一年的早期短篇小說里，有两三个从前公社的参加者的漫画化的肖像。但是莫泊桑后来曾試圖理解公社的本質，虽然也只是把它看作全体必須劳动的共和国。（見隨笔太阳光下对馬柴伯的描写）

狄德羅那樣的“思想昂揚”的人，而當時的“讀者公眾，嚴厲而優美精緻的審判者，具有現在消失了的最高的藝術敏感”。資產階級制度不可救藥地毀壞了人，使他生理上精神上成為醜陋的，促使他的智能退化，促使他變為畜類。莫泊桑認為象福樓拜和屠格涅夫那樣的人在現代只是稀有的例外，因為一個希望“保持自己思想的絕對完整，保持自己判斷的高傲的獨立性”，希望“象站得高於一切偏見、一切成見、一切教條，那就是說高於一切顧慮之上的自由觀察者那樣去觀察生活、人類和世界”的人，是不變地註定要跟資產階級社會的影響永遠發生矛盾的，註定要永遠操心於免除這些影響。如果在莫泊桑的創作中遇到有跟畜牲般的人直接對立的精神崇高的、高貴的迷人的形象，那麼在資產階級制度的環境之下，這些正面的主人公（通常是女主人公）往往註定不但要與環境不斷鬥爭，並且也常常註定要毀滅。

然而莫泊桑受了實証主義的許多影響。他寫下了多少的雄辯的、感動人的、充滿着靈魂真正絕叫的篇章啊，那里他說到人類思想的無力，說到生活現象的不可認識，說到人的痛苦的孤獨，說到他的生理上的脆弱性，說到由於老年到來使人受到的無可避免的痛苦，說到他一切的希望、信仰和努力的徒然，因為一切都將以死告終！這些篇章正因為如此才充滿了這樣的撼人的力量，因為莫泊桑寫到接近於他本人的苦難，這種苦難對於資產階級社會中失去社會聯繫、不受社會聯繫所保護而因此註定加倍尖銳和痛苦地忍受生活打擊的孤獨的人說來是典型的。這種孤獨的人深信，他來到世界上只是為了個人的幸福、快活和享受；他以自己的整

个生命冲向这种幸福。但是莫泊桑指明，对于这种人說来，幸福是悲剧性地不可企及的，不但由于类如这种或那种资产階級偏見和虛伪的小市民道德的不相干的阻碍，而且还因为人本身是脆弱的，渺不足道的，不能了解幸福在哪里以及怎样才算幸福，以致把它忽略过去，不能成为幸福的小心翼翼的保全者，而他的命运仍旧只是往后的悔恨，一生徒劳无益地消逝了的痛苦的認識和逼近的老年。

莫泊桑观点中的这种矛盾貫串在他的全部創作中，并且在作家的艺术方法中独特地反映出来。一方面，莫泊桑幻想成为“能給人以致命打击的諷刺家，勇猛而善嘲弄的喜剧作家，阿理斯多芬或是拉伯雷”。而我們看到，他在自己的很多作品中也接近于这个幻想，对周圍现实提供了评价尖銳的描繪，公开地表达了他的作者的观点——时而对所发生的事情表示同情，时而对它表示諷刺和憤慨的态度。这种手法表現在他的太阳光下、漂泊生涯、水上等书中，表現在漂亮朋友和某些其他长篇小说中，表現在一些特別抒情性的短篇小说中。

另一方面，莫泊桑的許許多多短篇小说和他的长篇小说她的一生是用另一种客观的、外表上不予评价的手法写成的：这位艺术家似乎只希望以全部的准确性描繪出生活中所发生的事情，以全部的細致性复制出他人物的行动举止，但是仿佛站在一旁，不作个人评价而让讀者自己去作必要的結論。